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

四十九  
五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陳墉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

·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

剛愎好出人上為按察副使上冢歸邑令謁之不為禮  
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摘捶之幾  
絕乃賜死

當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太史季迪袁侍  
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為讒邪所間主恩幾不終  
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  
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為御史以解懿文太子  
忤旨偽為風癲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

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慎註  
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為元  
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游  
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為慶雲擬賦詩劉獨引  
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  
皆掩耳尋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勛為上佐開茅  
土其言若契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  
卷一百四十九

二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畸卓之資更挾才藻  
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  
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脩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  
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為弘文館學  
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為誰太樸率然曰老  
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為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  
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貲顧仍畫其像題曰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

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  
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  
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為式饒介之仕偽吳  
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  
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撰每為人作  
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上試

欽定四庫全書

龔州四奇稿  
卷一百四十九

三

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阜人不得即之尚書所嫚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縉逸當爾耶苦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為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出叅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徃上大怒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啟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



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  
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  
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為之首劉太  
醫吏目湯叅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  
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鵲詩甚詳成  
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  
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懷麓堂詩話亦載之然俱平

平耳他作愈不稱

桑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  
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  
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翰林文  
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  
圯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  
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  
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

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  
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  
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  
濬為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  
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為逐穢也耶柰何得若文  
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為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  
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  
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

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

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  
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  
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  
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  
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  
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  
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

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  
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  
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  
奪其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  
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為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  
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  
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

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  
耶安得告而可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即  
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蹤跡益  
詭恠寡合出敝冠服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  
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  
為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為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  
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為詔起循吉郡邑守  
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韜戎

錦已恠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  
燕令循吉應制為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無異伶伍又  
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嫻樂能為伶長乎循吉愧  
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歸益不自憚諸  
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  
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為人好酒色六  
博不脩行檢嘗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



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  
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  
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  
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法書名  
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窖  
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  
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  
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

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  
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為壽不  
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詈者至接  
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  
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  
虎丘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  
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乃更衣為丐者上丐賈食

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  
柰何賈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不測始令賡張  
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  
維蘿陰下賈陰使人伺之無見也大駭以為神僊云張  
度賈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  
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  
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  
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為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  
一中貴人一外國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  
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  
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為作傳亦足稱  
懺悔文耳

長沙公少為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  
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  
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道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關草  
昧為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  
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  
逼真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  
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  
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為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  
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  
厭服衆志文酷放左氏司馬敘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

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鴈行顧華玉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頗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即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追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

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劄宛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  
豪傑尊師獻吉後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為昌  
穀左袒摘瑕攻類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  
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刪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  
我數年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  
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楊而小撮其短又事  
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于鳥瓊瑤之于石松桂之于木  
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彛也高季迪之流暢  
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  
之竒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  
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  
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  
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境可謂專至而有  
餘



李文正為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黃才伯辭不稱法顧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叩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脩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

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能平耳  
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  
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  
與戴仲鵬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  
稱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  
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  
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

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跪李獨植立俞恠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云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即率諸生手銀鐙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構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  
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奧以蘊  
藉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  
為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之云興起學士挽回古文五  
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如玄造包乎品物海渤匪  
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  
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  
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

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  
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  
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  
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  
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  
搖鞞鐸耳李之駁

闕





麗濃至是伊門第一手也惜應酬為累未盡陶洗之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為知言然李材高不肯作賦不知何也俞仲蔚小乃時得佳者其為誅贊辭殊古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末有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耶邊蓋尚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吉晚為



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人忌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  
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  
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  
古渡迷飛輓白日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  
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  
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  
酒跌宕不能請錄之深以為恨

昌穀自選迪功集成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為刻  
外集袁氏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  
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已餘多雅俗之語不堪覆  
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概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後為  
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為佳事寧不泚頰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絕句  
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為

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  
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犢健柳吟花  
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  
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  
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  
予遙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  
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  
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微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贗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為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為談  
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  
諸公數聯如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  
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  
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  
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  
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  
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暘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徧石

筍穿沙坐欲平 出牆老竹青千箇 汎浦春鷗白一雙

時時竹几眠看客 處處桃符寫似人 竹徑傍通沽

酒 寺桃花亂點釣魚船 此陳公甫句也 萬里滄江生白

髮 幾人燈火坐黃昏 半空虛閣有雲住 六月深松無

暑來 春山日暮成孤坐 游子天涯正憶歸 沙邊宿

鷺 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 春巖過雨林芳淡 暗水

穿花石溜分 且留南國春山興 共聽西堂夜雨聲

天迥樓臺含氣象 月明星斗避光輝 幽人月出每孤

往棲鳥山空時一鳴 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  
秋聲 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裹窗前對病僧 月遶旌  
旗千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  
其致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若  
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安時  
有警策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

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  
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輦言無  
忌衆裏當熊死不辭尤覺矯矯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  
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華玉填楚詔脩承  
天誌以王庭陳顏木應後不稱旨一時人亦以為非宜  
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玉能識今江陵公於未冠時足  
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



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似聞天語  
詔班師此欲為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紐造也至  
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有理趣而  
愈不佳東海北樞猶為彼善細臣巨斗二字何出吾最  
愛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  
樹于鱗詩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樹芋豈庭中佳物  
且獨無雨聲乎俱屬未妥若作自憐秋雨滴不復種芭

蕉或云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  
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  
江潮却甚精麗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  
觀者如堵了不為恠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無夕  
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脩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  
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  
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雙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

磨礪縻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  
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  
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康德涵六十要名伎百人為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錢  
第持賤命詩送王邸處置時鄆杜王敬夫名位差亞而  
才情勝之倡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為關西風流領袖浸  
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

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  
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  
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船不醉醉輒呼劉伶小  
子恨不見我

楊用脩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  
臣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鐙鎖來用脩不得  
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用脩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脩其所撰有升菴詩

集升菴文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行成  
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滇載  
記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古音駢  
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丹鉛餘錄丹鉛續錄丹鉛摘錄  
丹鉛閨錄丹鉛別錄丹鉛總錄墨池瑣錄書品詞品升  
菴詩話詩話補遺篋篋新詠月節詞檀弓叢訓堦戶錄  
瀑布泉行須候記夏小正錄升菴經說楊子卮言卮言  
閨集敝帚病榻手吹晞錢劄六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

指要其所編纂有詞林萬選禪藻集風雅逸編藝林代  
山五言律祖蜀藝文志唐絕精選唐音百絕皇明詩抄  
赤牘清裁赤牘拾遺經義模範古文韻語敘管子錄引  
書晶鈇選詩外編交游詩錄絕句辨體蘇黃詩體宛陵  
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李詩選杜詩選宋  
詩選元詩選羣書麗句名奏菁英羣公四六節文古今  
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鰲禪林鉤玄填詞選  
格百琲明珠古今詞英填詞玉屑韻藻古諺古雋叢中

秀句六書索隱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詩林振秀  
楊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  
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宇宙之  
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妨墨守稍涉評擊未  
盡輸攻

用脩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  
以精白綾作襖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  
醉墨淋漓裙袖首重賞伎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

之便以為快

用脩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  
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忤人謂此君故自汙非也  
一措大褁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  
之耳

予少時嘗見傅楊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廣  
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子淵聞  
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紫貂事



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  
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韎韐附注兩韉騎而  
馳於郊諸徹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  
射咸不及問稍知為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  
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叅  
會不及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  
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

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稱其為人又好  
彭老御內街自謂得之神僊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  
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  
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  
十四平陽守王濬其故人為收葬之常有詩弔韓信曰  
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  
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杯土寂寞亦三秦至今  
為中原豪俠之冠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為禮部主事以無行黜  
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坊高  
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為訓詁多所發明稍誕  
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構詩文下筆  
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偽撰字稍恠拙  
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贋  
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淫子女奪攘財產事  
露人畏而耻之吾友沈嘉則云蓄毒蛇以下事無之第

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且類得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  
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  
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醢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  
宜逮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  
夫與有睚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為首三  
等鼠蠅蚤虱蚊也此極大可笑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七

高子業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遷楚臬恒  
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賤  
詎有基履榮誠無階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

楚國白日失兼城久臥不知春  
茫然怨行役為客難稱  
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  
他鄉獨送君  
衆女競中閨  
獨退反成怒  
寒星出戶少  
秋露墜衣繁  
以我不如意逢  
君同此心  
當軒留駟馬  
出戶倚雙童  
里中夷門監  
牆外酒家胡  
為農信可歡  
世自薄耕稼  
問年有短髮  
逐世無長策  
林深得日薄  
地靜覺蟬多  
又文章知汝在  
功名何物是  
騎馬問春星  
殘雨夕陽移  
清婉深至五  
言上乘  
王稚欽少為文  
頃刻便就多  
奇氣然好狎  
游黏竿風鷁

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扑之輒呼曰大人柰何  
輒虐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  
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  
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  
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  
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  
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  
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

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  
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  
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  
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笞之十稚欽大罵曰蔡  
師悞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  
府中帽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舖謀於蔡潮潮  
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  
州而恨稚欽益甚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



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囚服應  
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  
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聞箏一首花月可憐  
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色歌頻變  
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啟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  
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和羲和既逝蘭  
膏嗣輝逸興狎恣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俱妙  
極形容可謂才子

顏惟喬為亳州有幹聲與武帥構訐罷歸故人為分守  
至隨訪之屏跡不可復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擔以  
隻鷄甌酒由中道入者訶之乃惟喬也因留劇飲至醉  
委甌擔而去追問邸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隨志稱良  
史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干卷亦平平  
耳遠不逮王裕州

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建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  
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

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孫太初玉立美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大竒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吳中如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書沈山人啓南畫

足稱國朝三絕

楊脩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之巖居稿清淡簡  
遠俱遠勝玉堂之作然楊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絕不能  
佳貴精不貴多寧獨用兵而已哉

胡孝思嘗為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游  
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壁  
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帝幸楚為一律紀事云  
聞道鑿輿曉渡河嶽雲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嵩呼盛

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扈義  
和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  
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扑一貪令王聯其人為  
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竹  
為怨望呪詛而所繇成獄及生平睚眦皆指為孝思  
奸黨奏之上大怒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真人  
力救解久之乃罷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  
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曰制

獄八景為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為孝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正呻吟間猶口占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與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而不能知陸浚明黃王俱不振以死而永之領解甲第臚傳

浚明再魁省會試館選第一為給事中主試浙江時孝  
思以左叅政與鹿鳴宴頗遭譏訕人兩不與也勉之為  
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為重最稱博洽於  
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當負經濟而寡  
切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履吉玉立秀雅饒  
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華麗足稱名家浚明高  
爽竒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於己頗負用世才而不  
究永之高狷自好時有恠聲然二子文實清雅典則非

它瑣瑣比也浚明不長於詩亦不以詩自顯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  
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  
簫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  
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註云  
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  
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為韻所



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為法至於北地所謂鄭縻騎  
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王績鄭縻又否通人  
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  
故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瀾子也以翰林脩撰為按察僉事  
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亶爰子集按山海經曰亶爰之  
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  
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

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恠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耻作斯邕等生也為文遣弟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徃徃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為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

請君寶此無易轍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黃五嶽省曾言南城羅公玘好為奇古而率多恠險俎  
釘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  
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  
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  
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峯稿者  
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道

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  
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  
酋長西羌識姓名繁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  
老去自吹秦箏粟西征曾比漢嫖姚水落盡如雷電過  
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從金谷瀉成春  
門迺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雲裁玉葉和烟潤  
瀑濺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為初唐者也細雨薜蘿侵  
石徑深秋梗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

茅庵空庭廬嶽晴雲色燕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鄰  
境去猿聲偏近郡齋前萬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  
為碑遶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  
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子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為主務於勝人間有  
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求詣  
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子相自謂勝  
吳默已不戰屈矣徐子與斟酌二子頗得其中已是境

地精思便達梁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嘗為別余輩  
詩一百韻膾炙人口惜悟汗未幾中道摧殞每一念之  
不勝威明絕錫之痛

予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句  
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玉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  
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瞶瞶有識者當辨之耳中聯  
寄贈予者如萬里蘼蕪色秋風一夜深又一身詩作癖  
萬事酒相捐枕簟疎秋雨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

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河又屢書心盡  
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  
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烟他作如開尊銷夜  
燭聽雨長春蔬又爾輩甘雲臥吾生豈陸沈又宦情疎  
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  
新楓橘如雲長蕨薇又江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  
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  
夜立殘砧杵園行久薜蘿又江平低鴈翼潮落進漁竿

又星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  
功又白雪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尋芝數  
落霞又生難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  
無數梅花落早春又愁邊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  
多又衝泥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畫開  
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  
人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鸕鷀又秦陵千古淚一灑  
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

賦

又自知寒色甚



不敢怨明珠又薊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起太湖又  
衣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覺江湖  
窄難把衣裳任菱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是何人白  
雪篇又江門十里垂楊色莫把時名負釣綸精言秀語  
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後以救  
盧次梗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馬間  
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為一時之

最第興寄小薄變化差少僕嘗謂其七言不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兵部伍肅然刀斗時擊而寡樂用之氣

吾嘗合刻盧次梗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梗騷賦俞五言古謝近體為一耳然歌行既乏絕句亦少俞嘗有寶劍篇中云海內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其  
自敘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德亦  
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世之君  
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致  
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  
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於乎此義

邈矣寥寥誰解者

于鱗與子與書云許殿卿海右集屬某中尉為序不佞  
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  
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昨歐楨伯訪海上云某謂于  
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字長卿鄙  
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昧似稚非稚  
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特此法無勞模擬耳于  
鱗之欲焚某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為其古今詩刪序云今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語雖為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弃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  
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送行序  
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  
一介來命不則尺疏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  
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  
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  
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  
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

得簡倨聲又嘗為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  
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頌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則  
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悞矣有仲尼則  
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花水秋  
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為上單下重按三月水謂之桃花  
水為害極大此聯對偶精切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闕

駙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颶凌水

于鱗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舍  
人謝茂秦布衣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  
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斲  
寢斲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斲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  
色如土雖子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  
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  
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  
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一以慢三君子尋具

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允寧為脩撰時余嘗一再識之長大白晢談說時事  
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稱  
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  
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為中允其同年教祭酒  
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  
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仇  
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

顙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  
僊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  
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  
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  
經華山為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即愈吾  
母病吾太史也能為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恠誕居  
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為  
文詈而僂之今竝傳關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詩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為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沈鬱不同遂合之為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為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為獨

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註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竝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

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灼然春工之妙  
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鴈  
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  
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  
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  
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  
獻吉竝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  
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無所不採且人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壽易林山海經圖讚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當補錄喬景叔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叅入賀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又十餘年景叔卒近有以其丘隅集來者云景叔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內一七言律寄王太史元思謫戍玉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玉壘

長為客幾放金雞未擬還聞道買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  
秦川五陵它日多豪俊空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  
不之選何也集詩小弱不稱豈梓行者有長吉友人之  
恨耶聞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為張孟獨摘取今其集  
殊不滿人意以此予於于鱗不為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

貢士冲司直潯司勳訪虞部瀘

汝南父子嗣振騷

雅

省曾姬水

徵仲三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一吳中

一時之秀海內寡儔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禪棲近體為佳子  
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沈吟詩品絕一官憔悴  
世途難可謂實錄蔡每對余讀輒哽咽淚又華先生哭  
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寡諧死後遺文更誰輯比之一  
領青衫消不得者更神傷矣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  
戲分韻教余詩余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  
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異日必以文鳴世

是時畏家嚴未敢染指然時時取司馬班史李杜詩竊讀之毋論盡解意欣然自媿快也十八舉鄉試乃間於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奕奕有俊聲雅善余持論頗相下上明年為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吳時稱前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遷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于鱗又時時為余言于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厯以前文

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鱗所善者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  
郎徐子與梁公實來吏部郎宗子相來休沐則相與揚  
扈冀於採作者之微蓋彬彬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實復  
又解去于鱗乃倡為五子詩用以紀一時交游之誼耳  
又明年而余使事竣還北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吳明  
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郎張肖甫來  
吟詠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  
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採風雅權讒者間之耽

耽虎視俱不免矣

余自遘家難時橐餽之暇杜門塊處獨新蔡張助甫為  
驗封郎旬一再至余固卻之張笑曰足下乃以一吏部  
榮我乎余歸張亦竟左遷以去自是吾黨有三甫肖甫  
之雄爽流暢助甫之奇秀超詣德甫之精嚴穩稱皆吾  
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靈異神造之句  
憑陵作者唯未為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偶遣

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賴其  
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  
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君家兄弟不然耶又  
一書云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  
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  
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不  
滿吳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記中

年挂冠時命游履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入卑調  
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潛心吾黨黃  
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巧去多便足  
名世魏李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思伯起正自斐  
然魯望必為娓娓對陸叔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  
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吾廬步武  
之外有曹甥子念者近體歌行酷似其舅王君載者能  
為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嘗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

借問吳閶詩酒席十年鷄口有誰爭殆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  
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  
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  
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  
廬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廬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  
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賁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

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  
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橈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  
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  
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  
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鐘鼓管籥為雅頌秦青  
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繞梁三夜臨乘老  
姥傳谷數日縣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  
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懊懣之屬是其遺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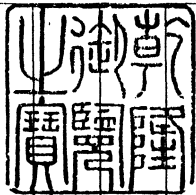
唐妓女所歌王渙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  
句宋之詞今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  
人棹歌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  
亦有可採者如陸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  
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聞  
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不知奴處  
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即使子建太白  
降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紅女作勞之歌長

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塞吻矣然則聽古樂而恐臥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汗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伎得一聯云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

而天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霸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  
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簡文劉宋文  
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

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主衍  
孟主景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  
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秋中庸尚書孔  
老義疏正言答問二百卷涅槃太品淨名三慧等經義  
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  
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誥文  
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  
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

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  
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詩文集一百卷雜著光明符等  
書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  
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  
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  
子講疏四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記職貢  
圖古今同姓錄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  
十卷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



元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美矣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黛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珠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掘筆明遠累辭於乎忌

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以  
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  
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  
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王莽時郎  
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羣集孝  
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傳毅揚終

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藝  
作主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  
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覆案  
祕書無一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帝奇其才赦其辜亦  
不廢其經揚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  
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則永樂中之  
罪朱季支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罪薦董文王

者似亦未盡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景滌與王侍中暕即席為詩答贈善之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獨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咏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

者獨譏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  
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悛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御  
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悛博  
雅弘麗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  
今日之讌并為崔瞻父子

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詵藻潤學士百餘詵  
為之冠既即位彌見幸重與諸葛頴等離宮曲殿狎宴

清游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垂爰命偃師之流為  
木偶效晉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酣飲徃徃丙  
夜事雖不經可謂寵異矣

燕公大雅稱三兄第一萬迴聖僧呼詹事才子外議似  
不專宋獨應制爭標徃徃擅塲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  
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艷羨遂無其偶延清詩  
達如此直得一橫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  
春綵花應制詩成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

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鸝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  
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挿後復以  
謔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讀中宗紀令人懣懣氣塞惟  
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  
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為詞林佳話

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鎮  
往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為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  
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為供奉龍舟

移饌獸錦奪袍見於杜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  
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兒

柳誠懸淚痕之詠與虞永興調愁詩絕相類不唯見人  
主親狎詞臣邇時祕密亦所不避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  
篇摘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  
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  
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大歷中賣一女子姿



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牽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為泣然曰李嶠真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楊柳枝詞永豐坊裏千條柳趣令取永豐柳兩株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為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為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乎哉

宋王岐公珪為學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略去苛禮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珍僊韶霓羽酒行無筭左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為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宣政以還京攸王李諧謔唱和寵談一時德壽重華史衛公吳郡王曾覲張崐亦復接踵然皆亡國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明興高帝創自馬上亦復優

禮儒碩至親調甘露漿及御撰醉學士歌賜金華宋承  
旨濂宣宗與蹇夏三楊游萬歲山少保黃淮時以致仕  
趨朝謝恩特令從譙仍賜肩輿賡歌贊詠為一時盛事  
有光前古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朝  
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大厯中新羅國上書請  
以蕭夫子穎士為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  
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

俱能誦蘓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  
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國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馬  
某丈以為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王方慶高曾二十八祖俱擅臨池劉孝綽羣從七十餘  
人咸工拔藻盛哉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嶠徐悱有  
文學悱妻尤清拔王元禮與諸兒論家集云史稱安平  
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稱世擅  
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

位相繼如吾世者也彼梁鄧金張貂綿蟬聯者何足道哉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憲又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簞白團扇意殊自得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事既輿博辭亦華美衆皆擊賞攜乃命左右抽簞手自掣扇登車而去憲之犯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預  
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  
否為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為袁伏然袁恒恥之每歎  
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如之魏收  
從叔李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霸朝便  
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  
庶癡叔也

淮南鴻寶謂挾風霜之氣興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吳

邁遠嘗語人吾詩可謂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呼曹  
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壓公等又云  
吾文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曰天下文章若  
無我當歸阿士丘陵鞠見人談沈約文進曰何如我未  
進時近代衆民懌見丘相公問天下文人誰高者曰惟  
衆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耳文人矜誇自古而  
然便是氣習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它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王

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者揚君謙每以  
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能答便  
去不復別蔡九達每對人罵杜家小兒王允寧一日謂  
余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慕公詩且苦  
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謂余曰見王某  
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與評之渠意不受  
評渠欲吾延譽令吾無可譽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鱗



往訪方掇茶次漫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升菴  
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  
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  
詩何人于鱗云唯王某謂余也其次為宗臣子相時子  
相為考功郎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忽勃然曰夜來火  
燒却許面赤而已

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韻路敬延稚子詩一百韻皆可鄙  
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敬延

觸怒沈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為戒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構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邵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楊衡行卷為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擗捨義山今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巧遲拙速摛辭與用兵故絕不同語曰枚臯拙速相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陵蕭文

琰吳興丘令措一擊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盖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足倫耳然鸚鵡一揮子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文通裂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亦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跡之乃一小民傭酒館者損百緡予使鬻酒久之不復能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貴人彊仕之始詩頗清淡既涉貴顯雖篇

什日繁而惡道空出人恠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  
或曰鮑是避禍令拙耳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重相咨盡阮歎曰非  
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剗鉢心腑指摘造化  
如探大海出珊瑚柰何令逐臭吠聲之士輕讀之也至  
於有美必賞如響之應連城隱璞下生動容流水離絃  
鍾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夫豈欺我

謝靈運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梁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蟲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唯鼻祖

每歎稽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為不堪況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頽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德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足此非

牽障語第秉謔云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  
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石季倫天下殺英  
雄卿亦何為爾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  
運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慙符朗冥心乘和暢未覺有  
終始元真興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皆能驅使大雅  
以豁至怖便未真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命於玄雲  
蔚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

孝穆薛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  
值百金蜀夔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寞玄亭  
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蹢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障寄食人  
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解也令  
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  
恨恨耳

雲溪友議稱章仇劍南為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為王  
江寧申冤此事殊快人足立藝林一幟但不見正史及

他書耳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病  
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  
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  
祕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椎琢  
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  
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  
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文章九命一曰貧



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  
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鶩  
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不覆  
形東方朔苦饑欲死願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  
鸛鵲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就腐匡衡為  
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卧  
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

頡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  
障出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晨有藁一束暮卧旦卷  
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東哲  
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  
體乞匄於市夏統採招求食卻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  
陶潛驅饑乞食思效冥報應璩屠蘇發徹機喻見謀吞  
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羸短申脚足出孿捲脊露張融  
寄居一小船放岸上虞餓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

智深嘗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輒軻  
憔悴裴子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  
囊至貴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蠶月乞人  
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薪薪  
照字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隣里賈島歎鬢絲  
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  
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國朝如聶大年唐  
寅輩咸旅食廬居不堪其憂邇來謝客餬口四方俞子

抱影寒廬廬生無立錫之地以死余嘗有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嫵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  
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  
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脩見忌魏武曹  
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忌  
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胄見忌  
隋煬柳詵見忌諸葛頴張九齡李邕蕭頴士見忌李林

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  
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溫庭筠  
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  
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  
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貝錦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  
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玷缺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  
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

賢無操王褒過彰儻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匈奴  
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  
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  
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  
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  
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踈見嫌孔融禰衡傲誕致隕楊脩  
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傳玄忿  
闕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陵險潘岳乾沒取危

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  
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  
明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  
厲權謀翻覆韓非刻薄招忌李斯訣虐覆宗劉安好亂  
亡國陸賈納賂夷荒枚臯輕冶媒賤揚惲怨望被刑匡  
衡阿比中貴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傅戚里王充狂誕  
非聖陳壽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  
儉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徵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鮑

鮓納間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麗詞  
世基從吏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並  
馳險獐李嶠浮沉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  
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賊柳宗元劉禹  
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  
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奧援李德裕樹黨梧  
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謔侮同舍曾鞏  
陵鑠維棄歐陽修垂名濮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



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隋煬湘東長城違命  
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而閨門之行不可三緘  
況其他乎即如吳邁袁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邇時李  
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  
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  
皆紛紛負此聲者何也內恃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  
加苦故爾然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徬徨

出畫長卿為郎數免婆婆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門教  
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鵬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揚  
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賦陳壽以  
謗議再致絀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夏侯湛中郎  
不調作抵疑卻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  
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閒居賦下彬擯  
棄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蝨蝸蟲賦劉峻為梁武所抑不  
見用作辨命論何遜宦游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

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修邊堠作長城賦王沈為掾  
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為長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  
十餘曳裾王府丘陵鞠不樂武位欲掘顧榮塚劉孝綽  
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  
籍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  
其子以恚恨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  
四傑惟盈川至今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  
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首肯致嫌奪官蕭頴士及第三

十年纔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  
卿皆以龍鱗魚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  
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死  
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  
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着朱  
騎馬是何人又有柳榆路鬼憔悴波臣獼猴騎士牛鮎  
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聶大年劉欽謨卞  
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欽皇

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邇時之偃蹇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榮  
卞鑠諸葛左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府鄭  
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  
李白吳武陵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元正楊慎貶  
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  
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  
蕭頴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

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  
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王禹偁尹洙歐陽修蘇  
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中陸游明則解縉王九思王  
廷相顧璘常倫王慎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  
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雎折脇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腐  
刑申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  
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輩咸髡鉗短

後城旦鬼薪諸葛最  
有東野徒賦酈炎有遺令四帖高  
璆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誅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  
囚繫中成者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佃邇來三木赭衣  
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縈七歲屬文十  
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  
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  
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行蕭鏗陳叔慎陳伯茂

俱十八義真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

王寂蕭瑛二十一徐份九歲為夢賦與何炯俱二十二劉

宏二十三王弼王脩王延壽王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

耽

字彥道

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

王融俱二十七酈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

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伉劉苞歐陽建俱

三十梁昭明劉訐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敞盧詢祖俱

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陸瑒三十四蕭子良謝



瞻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  
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  
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  
十近代高啟鄭善夫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謳殷  
雲霄林大欽及友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  
倫三十四徐禎卿陳東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  
仁馬拯僅二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摧王  
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崔  
琦蔡邕孔融楊脩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酈炎夏侯玄  
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  
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峻劉義真劉景  
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  
宗荀丕蕭鐸蕭鏐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弼楊  
汪陸琛王炯楊愔溫子昇虞綽傅縡章華王胄薛道衡  
劉逖歐陽矩張藎古劉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勣王勔

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興盧仝  
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啟張  
羽張孟兼孫蕢解縉以冤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  
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  
先謝綜王偉伏知命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  
稷蘇渙江為宋齊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  
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慎許善心駱賓王  
張巡顏真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王偉

方孝孺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恒曹攄王衍庾  
欽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  
張纘江簡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諛蕭瓛王頴祖君  
彥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  
盧照隣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狂  
刀韓邦奇馬理王維禎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簡文  
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璡並廢

蒸嘗劉敲劉討何胤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曄朞功駢儻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茶酷於斯極矣邇來宗臣王維桢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瘡瘍在牀褥者逾半歲幾殆殷都秀才過而戲曰當加十命矣蓋謂惡疾也因援筆志其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卧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沈疴玄

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  
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聾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  
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覺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韋  
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皆八  
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雲徐勉  
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宮傅各秉  
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相年百餘歲

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蘇味道張說蘇  
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令狐楚元稹左僕  
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世宋庠司  
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陽修俱執政必大年七  
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  
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  
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  
王皆七十之上母論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

絕並有遐齡蔡匿笑不荅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  
公召公不拜相乎衛武公不為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  
蔡乃曰善

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  
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  
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  
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  
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



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為捫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狙獮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謗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唉可恨哉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一